

散文 佳作 陳宜暄

個人簡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碩士班創作組一年級

喜歡散步、看雲、繞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畢，現就讀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所創作組。

---

〈一死一生〉

打了卡就一路從側門走出，脫掉制服，沿著日光放肆的軌跡行走，遊走人煙稀少的河道，最終還是上了公車，回了家，一連睡了好幾天的覺，任憑母親又勸又罵又搖，只是昏睡。

我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就那樣沒了的。也許世人等著要批判我，把我和整個世代的年輕人捆綁在一起，以各式水果來形容我們，但那些樂於批判的人可能很快會發現，我並不屬於任何水果，沒有顏色，更沒有營養，拿水果形容是便宜我、污辱水果，況且，我根本不愛吃水果。

在那段鎮日藏一條繩子，像鬼一樣生活、思索懸吊自己的地點的日子裡，阿嬤的病情加重，剛好為我的一切行為，被視為異常的思想做藉口好做詮釋，好像，親人患重病，我才有了逃跑或死亡的資格。

「要吃水果嗎？」記憶中，阿嬤最常說的話就是這句話。阿嬤會捧著剛切好的水果，直直地端到我們面前，咬著自己偷偷練習，還不太熟練的中文有點靦腆，要我們挑選。比起那些色彩鮮豔的水果，她那雙微微顫抖的，粗糙的手其實更引起我的注意，以至於我時常猶猶豫豫忘了伸手。

阿嬤和我並不能算親。我們一年頂多回去團聚一兩次，但她對我和其他孫字輩的孩子皆是百般疼愛，可說是疼出水來，每次回家任何好吃的都要煮給我們或塞給我們，任何甜甜的話語也總不吝惜對我們說，看到我總左一句右一句漂亮，稱讚個沒完，而我從小就志得意滿自己是孫子裡唯一的女孩子，認為阿嬤其實偏愛同樣身為女兒身的自己，至少她稱讚表哥表弟哥哥都是用「緣投」，對我是用「水」，這樣也可以算是一種特別吧。

然而我想，只有不熟悉的親人才會注意到如此細節，我會注意到阿嬤粗糙、長滿皺紋的手其實是一種有距離的端詳，親近的母親反而憶不起她雙手的模樣。阿嬤的雙手是粗糙的，眼睛是明亮的，頭髮蓬鬆捲曲，笑起來帶點少女的猶豫，做起事來俐落爽快……能夠客觀回憶起種種細節並記下的同時，似乎正證實了我們之間的疏離，又或者是不像對母親的複雜心緒，我對阿嬤完全沒有怨懟，可以直爽的說我愛她，是不是也代表著我們還不算是世俗意義上緊密的「家人」呢。阿嬤生下母親，母親生下我，隔了一個完整個體的距離，是不是反而愛得較為理所當然。

失業之後，我有了大把時間陪母親南下看阿嬤。看她從加護病房轉到一般病

房，再轉到安寧病房的整個過程，看她從認出我，叫我的名字到完全沒反應，只是對著空氣揮打著無力的手掌。

人生中第一次坐救護車就是阿嬤從一般病房轉到安寧病房的那晚。母親和看護到櫃檯辦理手續，而我懷著細碎的恐懼跟著兩個醫護人員把阿嬤從病床抬下，放至移動擔架上，一路推著直至抬上車，笨拙又不知所措的跟隨著一群陌生人慌忙在醫院昏黃的各處空間穿梭，腦袋嗡嗡作響一片混亂。

救護車比我想像得還要搖晃。從停車場出去的斜坡無比漫長，繞圈再繞圈，直至城市車水的流光極其緩慢的降至我們身上，阿嬤突然感應到什麼而抗議了起來，不安的揮動雙手，臉上滿佈驚恐。醫護人員和我都趕忙安撫她，沒事的，一下就到了。我失去判斷力，嘴巴只是重複隨行醫護人員的話語，甫出口才自己咀嚼了語言的意味。

到哪呢？

一個能減少疼痛的地方。

一個叫做安寧病房的地方。

我在天搖地動中輕握住阿嬤的手腕自問自答。

到哪呢？

一個注定佚失彼此的所在。

車水流光滿溢復又收回。日夜敵視自己呼吸的我多少次以為能直達死亡，可最終身體仍是貪戀一口氣而苟延殘喘，只得藏著抑著沒事著一樣生活。如今我們祖孫像是兩條瀕危的獸，在窄小的空間裡感覺死亡確然等在那裡，無聲卻那麼真實，耐心著，掙扎著，也等著。

後來，時常下榻醫院附近飯店的母親和我終於接到了那通溫柔而殘忍，必要的電話。

前幾天晚上阿嬤的病床旁才圍繞著從各地趕過來的兒子女兒孫子們，全家團聚如過年，看阿嬤呼吸像閃滅不定的燈泡，擱淺的魚。母親在耳邊喚她，跟她說大家都到了，請放心走吧。而個性可愛喜歡吵熱氣氛的舅舅們，在病床旁也不忘說笑讓大家在好的意義上哭笑不得，平常安靜冷清的病房暖得發燙。

也許是開心於難得團聚，一直對空揮拳像是對抗著什麼的阿嬤，在大家離開之前始終沒有停止心跳。

三更半夜，母親和我都沒有睡著。

親戚們暫時離去的漆黑裡，我抓住只響了一下的電話聲，同時和我從床上爬起的母親注視著我的動靜，不到兩秒鐘，我結束通話。

兩人真正起身，相對無語，母親開始哭泣。她流淚的眼睛我熟悉不過，每次我們在病床看顧，她假藉上廁所的名義暫時離開，不知道在哪裡流失了多少淚水，還端著一副讓人於心不忍的笑臉回到病床。

「媽咪乖，盡量哭。」

「……妳怎麼知道我哭了？」

「妳看看自己的眼睛吧。」

／

母親和我說過一個比坐那趟搖晃的救護車、接那通電話還讓我發顫的故事。有一天中午，她想煮從阿嬤那裏學來的家常菜，但忘了細節的食材與調味，於是她很自然的撥了台中的電話想詢問廚藝高超的當事人，接起電話的是她爸爸，也就是我的阿公。聽到那聲平常不過的「喂」，她立刻掛上電話，癱坐在地上大哭。

她竟然忘記阿嬤已經走了，還想著要做她的菜，這下菜也做不成，自身的水份還白白溢出。

聽到這個母親以有點俏皮口吻敘述的故事後，我受到不小衝擊。嬌小的母親隨手丟開電話，癱軟在家裡地板上像個和家人走失的小女孩一樣失聲大哭。每次想像這副場景，我也莫名其妙忍不住自己的眼淚。也許是因為失去母親的母親實在太過無助，也許是因為那無助的小女孩實在太像我自己，也許是因為整段故事太像寓言，讓我也開始庸人自擾，惶惶於尚未發生的失去。

在安寧病房的日子，我巴著房間的電視不放，狂看小時候看過，突然不斷重播的動畫《棋靈王》，故事講述對圍棋沒有多大熱情的主角阿光與平安時代棋王佐為的魂魄相遇，一人一鬼在圍棋界大放異彩及掙扎的種種過程。

佐為歷經了與現代圍棋界王者的對弈之後發現自己慢慢消失，覺悟到自己的生存意義就是為了讓阿光看到這盤棋，一方面羨慕阿光還擁有未來，一方面捨不得離開阿光，但最終只得接受自己跨越千年的命定。五月五日日本兒童節，鯉魚旗在外飄蕩的日子。佐為央求因舟車勞頓而昏昏欲睡的阿光一起下棋。寤寐之間，幾次催促佐為下棋的阿光終於抬頭，僅瞥見空中幾點螢光逸散，房間透明的窗簾搖擺，鏡頭特寫阿光呆滯徬徨，接著，抓緊心臟的片尾曲唱起。

不像小時候，我沒有哭泣，僅是與精神疲弱的阿嬤聽著伏貼著回憶神經的片尾曲，瞪大眼睛看電視緊接著播放早已知曉劇情的下集與下下集，堅信佐為擁有永恆時間的阿光不斷尋找他的身影，上天下地的呼喊，穿越墓地穿越棋院，閱

讀了他下過的棋譜，悔恨自己沒讓他下過多少盤棋，尋覓最後換來落空讓阿光決心不再下棋，他覺得自己下棋的話，佐為就不會回來了。他期待他像往昔一樣用他那把掩住心緒的扇子指著棋格，指著他老是事後才發覺奧妙的下一步。

在經歷葬禮與種種瑣碎的日子之後，重新工作的我仍是擺脫不了心中的鬼，趁室友出國不在的時候，拿出暗藏的繩子。坐在空空如也的地板，一手抓著繩子，一手扶著椅子，撫摸著繩子的粗糙紋路反覆思索著繩結的打法與網綁的地點，打給母親跟她說再見，想不起來她回答我什麼，再看時鐘，已經是三十分鐘之後，從怔忡回神的我傳訊息給母親說，我還活著，我沒有死。被三十分鐘的失憶拯救的我那夜再也沒有踏上椅子的慾望，而與母親相隔一個縣市，我竟能慢慢描繪出她哭泣的眼睛了。

她的母親消失了，而她的女兒日復一日琢磨著消失，一個已死，一個不安於生。

母親會不會像阿光一樣奔跑、尋覓，大聲呼喊，或像下棋時不斷回頭顧盼的阿光，後面沒有人，棋盤對面也沒有鬼了，會不會想放棄什麼？或是她會像阿光受到身邊的人的激勵而下久違的棋時那樣，發現佐為就活在自己每一步棋之中，終於鼓起勇氣煮飯時，會不會突然落淚，領悟些什麼。

「啊，我的這步是我母親的步伐。」

／

祭拜阿嬤的時候，並不完全褪散的記憶擅自播放，例如曾捧著那些水果的手，例如唸的句句經文，摺的朵朵蓮花，例如奉舅舅的命製作告別式的影片，我成為必須直面只存在於照片裡的阿嬤的第一接觸者。儘管在旁目睹她逐漸衰弱消亡的過程，我並沒有失去她的真實感，一直以為阿嬤仍是在遠方生活著，差不多就像照片一樣好端端的站在那裡，笑得靦腆笑得充滿少女情懷。

為什麼呢？我看過斷氣的她，看過她躺在棺材，看過她送去火化，更看過表弟捧著她的骨灰罈……死亡的概念卻還模糊，像是誰施加的幻術，然而每次當我爬梳關於失去，淚水常在。失去也許不是一個時間點上發生的事件，而是每個人從日常中漸漸意識覺悟的漫長過程，我和母親都還未完全脫離這個過程，也許一輩子也無法脫離這個過程，生者總是背負著失去的議題，反覆的張望與憶

起，反覆的掂量失去的同時，又無比真切的感到對方存在的真實，以淚水超渡悲傷。

阿嬤過世兩年，我看了臺灣崑劇團的校園巡迴演出，其中一折是牡丹亭離魂。杜麗娘知道自己抑鬱將死，臨終之前，要母親站遠一點，母親不明所以仍是照做，原來杜麗娘是要跪下感謝母親的養育之恩，與她告別，兩人互相心疼而拉扯。

台下目睹這一幕的我止不住眼淚，這折已經結束演到別折去，達摩祖師已渡江而去展現高深的佛法修行，我還在流淚。自己亦被過激的淚水嚇得不輕，無法顧及身旁同學驚訝錯愕的眼神。

當初握著繩子打那通以為是最後的電話給母親，說的是再見，說的是對不起，卻不是謝謝，我沒有說謝謝，我怎麼會忘記說謝謝？悔恨，自責，忍不住在看完演出的夜路上邊哭邊捶打自己。

我沒有變得安於生存，可能一輩子都不會變得安於這個世界。但是無論如何，那一年揪心的片尾曲響起的時候，我們如同阿光一樣怔忡，一樣翻山越嶺尋覓不著，仍是擁有能擦拭棋盤上厚重生灰的契機，像後來重新下棋的他一樣為生活敞開的可能和喜歡的事物興奮到顫抖。

我們三個一起存在於同個空間見證生命，並不只是流著淚悲傷，這是確實的。

也許我本來就沒有冠冕堂皇出走放肆的藉口，原諒我曾經隨意退去制服以太過沉重的衣服包裝自己不安於世和搖晃的脆弱，輕易的為自己穿上喪服，為自己找藉口，為自己的悲傷強調和辯解反而顯得做作。

我們的死與生是兩條平行線，無法隨便拿一條繩子互相掛鉤彼此牽連。阿嬤死了，我仍暗藏著自己的繩子活著。

我想母親亦是如此。